

最具国际化潜质的新生代跨界才女
迷茫之中拒绝成长的青春小说

田原 著

Double Mono

双生水莽

水莽，毒草也。蔓生似葛，花紫类扁豆。误食之，立死，即为水莽鬼。俗传此鬼不得轮回，必再有毒死者，始代之。

——《水莽草》

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Double

双生水莽 田原 / 著

Mono

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双生水莽/田原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07.3

ISBN 978-7-5086-0853-2

I. 双… II. 田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35347号

双生水莽

SHUANGSHENG SHUIMANG

著 者: 田 原

策 划 者: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

出 版 者: 中信出版社 (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)

经 销 者: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承 印 者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28 印 张: 7 字 数: 129 千字

版 次: 2007年4月第1版 印 次: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0853-2/I · 31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5322521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010-85322522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◎ 2001年，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他们乐队急需一名主唱，让我试试。就这样，我加入了“跳房子”乐队，用二十几天的时间做了一张唱片。没想到一年之后这张唱片和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《斑马森林》正式发表了。

◎ 2003年，一个叫麦婉欣的女导演找到了我，她喜欢我们的那张唱片和我的书。于是，刚刚成年的我迷迷糊糊地跑去香港，拍了我的第一部电影。出乎意料地，我拿到了2005年香港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奖。

◎ 就这么阴差阳错地，我不知道该怎样介绍自己，音乐人？演员？还是写字的？或者就是一名学生……音乐和写作，如影随形，几年来我从未间断过。扳起指头数一数，我竟已经拍了十部影片，长片有《蝴蝶》、《诅咒》、《江城夏日》、《八月的故事》、《青春期》、《条形码》、《左右》、《怒放》，另外还有两个短片《我们的十年》和《So poetic》。

◎ 一路走来，有不少收获，却也暗藏各种坎坷，我总是在想，如果那个朋友当年没有给我打电话，现在的我或许也就是平凡的一个，就像这本小说里的某个女孩一样淡淡地生活着……

◎ 这本书是关于一些逃避成为自己的孩子，是关于科特·科本情结，是关于糟糕的高中时期，是关于从武汉到北京的变迁，或者说是一颗双生水莽，但更多是关于陈言和程克。他们过于熟悉对方，关系就像一团气体，看不清，甚至看不见，但始终软软地包裹两人；在成长的过程中，爱护对方，也伤害对方，并且一次又一次错过对方；熬过了苦闷的高三，结束了各自不成形的恋爱，从武汉来到北京上大学。但这并不是一个漂亮的新开始，他们的生活反而越走越远，开始一路狂奔，不知去向何处。

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们都是寄居在水莽草中的幽灵，等待被置换出去。

责任编辑：符红霞 张 芳

装帧设计：印象·书籍
13910575075

经 销：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两个人两个宇宙

人总是偏心的。

在《So Poetic》(我们在香港拍的一个短片)的拍摄现场，每个人都
说——你很偏心；你对田原特别偏心。

在东京电影节的Q&A(观众互动环节)，得到的第一个问题是：

——为什么在你镜头下的田原特别好看？

——因为爱啰。

导演这样回答。日本观众都很满意地微笑。

导演与自己爱的演员的关系从来都不伦不类。

当初看她的文字，还以为她是个多话难缠的小女生。

看见她真人，实在惊讶她原来是如此fragile(脆弱)。

短短的一天相处，我走马看花的认识了武汉，却找到了我的故事的
女主角。

也许，这几年，所有故事都是由她而起。



原来和田原的恋情已有四年了，不简单。

这段恋情不为人知的是——其实我和她之间从来都没有太多话。

但，两个人却又保持着距离地亲近。

两个人两个宇宙，中间多了若干光年，面对的世界都不一样。但，明白、理解、接受，在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出现，继而是培养出来的信任。没有要改变对方。

听来容易，却百中无一。





很喜欢看田原的文字，因为她的飘忽；像一种特别沟通。
第一次在北京看《水莽草》初稿，已是两年前的事。

那一稿的ending（结尾）和现在的很不一样。当时我们都希望能把它拍成电影……

现在的《双生水莽》少了从前的一份虚弱。

她的文字有力、刺痛，平凡却又不平凡。

时间让主角的信念得到不同的对待，让他们活着的生命有不一样的安排。

田原的文字，是个旅程。

语言是个游戏。这次田原用了一种接近她的个人状态的方式玩游戏。更可能是自疗。

我们都爱岩井俊二，都爱Kurt（科特）。

也许，喜欢岩井俊二的人，或多或少都想留住青春，希望把时间停住，拒绝长大。

纵容也安慰了你我。

拍摄《So Poetic》时，惊讶田原从未用过打字机。

很好玩。声音很好听！——她在Cut机后大声地说。

这个画面迟迟不能在我脑中退去。总会想象她对着计算机写东西的样子。

我相信本性。

看到《双生水莽》最后一页时，星光闪烁在手上的陈言程克的气息

中；星光闪烁在手上的字里行间。

真正的爱，从来不能言喻。我们都宁愿沉默。爱。

作为一个说故事的人，她要说的，都在故事里了。

于是，当故事说完，她不再是她——那是陈言、程克、滴滴的故事。那是陈言、袁竞、方容容的故事。那是陈言、黄锐的故事。那是他们的故事。

我们只能上路，勇敢地爱。

上路就是了。

月亮中的小人低下头，看着陈言和程克无止尽地下落之际，手上零星风光仍在闪烁之际，忽然想起《The Madonna of Frydek》这段音乐。

钢琴声像一根细线，让我感触到陈言的灵魂与肉身相互找寻时美好与悲凉的交织。

“陈言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”

田原，你呢？

我们都不能把握自己的生命，这点人算是无能。

在电影《十诫》的第一诫中，小孩问姑姑：“上帝是什么？”

姑姑把他搂在怀里问：“有什么感觉？”

“感觉到你的温暖。”

“上帝就在其中。”姑姑说。



梦是希望的唯一可能。

我们也许没法掌握爱，但可以选择相信爱。





大家都以为我喜欢黑；其实，我最爱的是红色。

第一次和田原两个人拿着超八摄影机在北京街头跑来跑去拍MV时，
她就穿红。

每种颜色，都有褪色的时候。这是幸福的。

愿生命待你好。

麦婉欣

2007年3月14日

铜锣湾

香港





自序

《水莽草》是《聊斋志异》里的一个故事，并不是小倩、画皮、促织、劳山道士这样的知名故事，80年代版本的电视剧里没有它，大部分白话精选版里也没有它。

2003年的非典时期，我通过了保送考试，早早拿到了入学通知。家里总是弥漫着84消毒液的味道，外面也是一片紧张兮兮。从5月到8月底，是我一生中最闲的时光，每天无所事事，心情时起时落，生活中除了自己还是自己。就是那样的状态里，我第一次读到了《水莽草》，读完之后，我终于知道我是什么了——一个寄居在水莽草之中的幽灵。处于阴阳两界之间，不能超生，只能幽幽地等待下一个误食这毒草的人将我置换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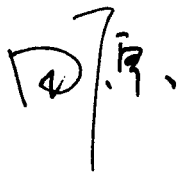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高中时期，误食了水莽草，被困在中间，不是正面也不是反面。

那是一段被泡在水里的日子，阳光绕了几次弯才能到达，我眯着眼睛看着岸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去。

那段日子，在我移居北京之后，渐渐变成了一颗干枯的水莽草，就像小说里陈言夹在日记本里的那颗。人身上的细胞，总是不停死去，又生出新的，据说人体五年就来一次大换血，我们还是我们自己吗？上岸之后，那种潮湿的感觉离我越来越远，再也不用每天5点半起床，再也不用日日坐某某路公共汽车，再也不用把耳机藏在袖子里面，再也不用买塑料袋装的热干面当早餐，再也不用坐在花坛边吃晚饭……我开始不亦乐乎地适应新生活，认识新朋友，我的大气层，曾经是水，而今，只是轻飘飘的空气。

就算再次下水，也不是原来那片水了……

于是我提起笔，试图记录下那段水下生活。前前后后，几年时间，变来变去，这个故事幸存了下来。你们将要看到的文字里，埋伏着无数人的生活，我们都曾盘踞在水下，多多少少有些相似。



2007年3月